

岑参和高适齐名,都以边塞诗著称,人称“高岑”。关于两人的异同,前人多有评论。“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明胡震亨《唐音癸签》)“高岑并工起语,岑尤奇峭。”(明胡应麟《诗数》)“高岑迥别,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清王士禛《师友诗传续录》)“

岑参(715—770),祖籍南阳(今属河南),移居江陵(今属湖北)。生于一个败落的官宦之家,30岁进士高第,授右率府兵曹参军。35岁出塞到安西,但不得志,两年后回到长安半隐居。40岁第二次出塞,于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幕中任判官。由于和主帅意气相投,诗人情绪振奋,在这个阶段写了包括“鼎足三杰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的一批诗作,达到了他一生创作的巅峰。出塞六年之后,回长安任右补阙,因直言而被贬为虢州长史,后来任嘉州刺史——“岑嘉州”之称由此而来,任满罢官,客死于成都。

若说唐诗人中喜欢并且擅长“宏大叙事”者,岑参绝对算一个,他笔下最多充满英雄气概、浪漫情怀的“宏大叙事”。岑参喜欢大场面、大开闔、大气势、大情怀,只因盛唐的气象原就是“大”的,他的心灵世界也是“大”的,自然轻易不理睬细微之物、琐碎之情。

除了一个“大”字,岑参令人想起的第二个字,就是“奇”。两次出塞的“江山之助”,“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唐才子传》)的军旅生活,“功名只向马上取”的志向,使他笔下的景色、体验、感受都是以前

的诗人“未写之景、未辟之境”,也远非普通人的想象能够抵达。不论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和“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奇观,“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和“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的奇事,还

读之可知盛唐气象

潘向黎

是“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奇思奇趣,都可谓景奇、事奇、意奇、语奇、境奇。读岑诗,处处皆奇。

盛唐气象在人们心灵上的透射,使许多送别的诗,也能一扫悲感缠绵而显得洒脱豪迈。豪气横溢的岑参写来越发如此。《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将满天飞雪、触处皆白的雪景比喻成梨花开飞雪的景象,浪漫得异想天开,不但构思奇绝,别开境界,而且透露了充满希望、充满温暖的心境。《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送封常清出征的,诗人写了戈壁的天气、环境的险恶、行军的艰苦,但这一切只是为了反衬唐军高昂的士气和英勇,风雪严寒的天气和惊心动魄的环境都不能阻挡的威武之师,自然天下无敌,因此岑参最后三句已经是对胜利的展望:“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料想敌军必定闻风丧胆,不敢与我军交锋,等待着大军凯旋。《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则正面写了悲壮的战斗,还写了惨烈的程度——“战场白骨缠草根”,但是“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诗人最后唱出了盛唐边塞诗的最强音:“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古人的功名流传至今谁人不知也无需多说,今天的英雄立下的功绩早已胜过古人,则扫净边尘之后,青史上的记录该是何等辉煌!所向无敌的信心、横扫千军的气概,堪壮主帅气势、大军行色!

虽然处处皆奇,但岑参又能奇而贴切、奇而入理,因而在引起惊奇之后又能引发读者的共鸣,使人身临其境,豪情激扬。加之在用韵、意象、炼字上都手段不凡,自然能以强烈的个性色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前人评价岑参的诗“迥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焉。”(杜确《岑嘉州集序》)其实岑参的“出于常情”,还在于一种“放”,不仅是“豪放”的“放”,更是“文且须放荡”的“放”,从取材、抒情、见识到手法都十分“放荡”,汪洋恣肆,毫无顾忌而淋漓尽致,有一种少年的胆气、夸张——他写边塞的奇异、艰苦,都略带青春的刺激感和天真的夸耀感。

大奇,放。读岑参诗,可知盛唐气象。一千多年过去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征战平息了,边塞立功的辉煌也远去了,但那充沛的血气、开张的胸胆、尽情尽性的豪迈,让人记取,令人心折。

正在读哈金新长篇《南京安魂曲》,同时手头还有一份刊有哈金长篇访谈的报纸,参照来读可了解哈金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和历程。

哈金何许人也?最先我是从一位加拿大华裔作家那里知道了他的写作在美国的影响力,现在我从媒体和书籍的介绍中知道了他更为详尽的情况。他是喝中国母亲的乳汁和吃中国的五谷长大的中国人,上世纪50年代生于东北,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于山东大学取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80年代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著有《等待》等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集4部,还有诗集等,其作品在美国主流社会广受好评,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诸多奖项,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华裔作家”。余华在为其《南京安魂曲》中文版写的引言中称其“早已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了”。

据介绍,这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他前后修改了不下40遍。他的其他作品也都要经历数十遍打磨。哈金自称这本书“我曾经放弃过两次,写不动了,可后来又不甘心,又重新做起。有一回我做了个梦,我太太生了个女孩,那个孩子的脸是明妮·魏特林(《南京安魂曲》主人翁)的脸,所以我觉得那是个启示——这本书死活得写出来。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从他的夫子自道中,可以想见哈金写作这部书付出的艰辛。大概用“呕心沥血”来描述是不为过的。当然每位作家写作过程不尽相同,也许有这样的天才作家,他们神思飞扬,一挥而就,不需要再反复修改和打磨。不过这样的作家要属凝天地之气的“精灵”,人世间是极少的。伟大如曹雪芹,也经历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艰辛创作历程;如鲁迅,也得“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

不过最使我深受触动的还不是哈金在写作中的近乎苛刻的严谨和虔诚,而是他面对批评的态度。哈金不讳言这部书出版后,《纽约时报》等一些美国重要报纸杂志给了好评,但也有几篇评论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等待》是奠定哈金在美国主流文学界的第一本书,哈金称,虽然这本书后来获美国图书奖和福克纳奖,但“一开始出来恶评也很多。”当哈金用完全平和的语调谈对他作品的“恶评”时,我们钦佩于他的胸怀和气度,在他或许却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在他那里有争议、有交锋才是正常的,所谓“一致好评”反倒是不正常的。好作品往往也就在争议中彰显它的优秀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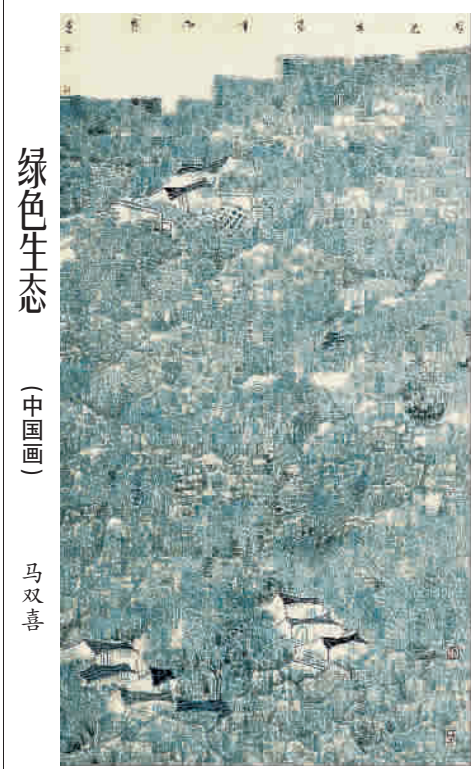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有些中国作家已经完全听不进逆耳之言了,更不用说面对把自己作品说得“一无是处”的“恶评”了。他们长期沉醉在如潮的好评中,习惯了被炫目而虚幻的光环所笼罩——尽管那一篇篇刊在核心期刊的“好评”文章,除了成为教授们评职称的学术成果,在普通读者中几乎无人问津。看看媒体上的那些好话连篇的书评,有几篇能让人读完?

有的作家之所以恐惧批评,其实质皆因他们是文坛中人,而非文学中人。文坛中纠结着人际、席位、功利,而文学则需要宁静、寂寞、尊严、孤独、高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场域,有着不一样的气场。它们在有的人身上可以融合,在有的人身上无法融合。有的人只是把文学当作进入文坛,获取某些利益的路径和工具而已。

哈金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浮躁、虚弱和卑微。

哈金的态度

陈歌耕



绿色生态 (中国画)

马双喜

不久前,央视“纪录”频道播放了法国的纪录片,详细记述了法国著名探险者穆奥发掘吴哥窟的经历。我在柬埔寨工作过五年(1964—1969年),曾有机会三次到过吴哥,对其背景、历史略有所知。确切地说,最早发现和到达吴哥的是中国元朝的周达观,我曾阅读过他的著作“真腊”(即今柬埔寨)风土记”。

周达观,浙江温州永嘉人,1295年元朝成宗元年,他奉命随使赴真腊访问,是年七月到达真腊,逗留了一年才返国。回国后他写就了“真腊风土记”一书,真实地描写了当时柬埔寨各方面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对辉煌的吴哥文化有详细的记载。该书还详述了吴哥所处的位置及通往的方向和路线。这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著作。

真腊王朝后来衰落,都城吴哥年久失修,日子一久,慢慢被人遗忘,特别是热带雨林,树木生长快,加之古时交

通不便,吴哥逐渐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及至淹没沉睡。后来,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一书被译成外文传至国外,法国人发现该书后,得知吴哥窟的存在,就按该书所指引的线路找到了它,此后又花大力气加以开发。

谁最早发现吴哥窟

朱克勤

《刑警803》广播剧已播出800多集,时间跨度二十年,刑警火热的战斗生活通过电波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803”可谓是家喻户晓,广播剧至今还受到听众的普遍喜爱。“803”如今已成为刑警的代名词,《刑警803》广播剧已成为上海文化的一个品牌,且影响深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安工作对老百姓来说还是非常神秘的,一般不对外宣传破案的事,有时案件社会影响很大,也只是简单地报道发案、破案和判刑的结果,那也是层层把关,严格审批。

1989年的初春,市公安局法宣处的两位同志来刑侦处找我,提出想要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作,讲述刑警破案的故事,我想介绍一下刑警的忠诚奉献精神 and 艰难破案的故事,未尝不可,只要把握底线,对那些破案手段保密就无大碍,于是热情地说:“非常欢迎电台组织剧作家到这里来体验生活,创作和反映当代刑警的战斗生活,他们什

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问,积极配合,一路绿灯。”应该说,促成公安局与文广局“联姻”,胎生出《刑警803》广播剧,两个局的领导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几位“热心人”的穿针引线,剧作家们深入刑侦处体验生活,他们与侦查员们一起出现场、分析案情、同吃同住,亲眼目睹了刑警的坚忍不拔和大智大勇,以及艰苦的工作环境,看到了刑侦处生生死死、日夜连轴转、无法顾家,餐风露宿,粗茶淡饭……剧作家们被刑警默默奉献的精神深深感动,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谱写出了贴近生活、鲜活感人的剧本,经过演员的精彩表演,更是引人入胜。

《刑警803》广播剧于1990年8月10日正式开播。神秘的公安又开启了一扇新窗口,让老百姓通过这个窗口看到了刑警的战斗英姿和铁血风采。

广播剧《刑警803》通过电波飞入寻常百姓家后,立刻受到了广大听众喜爱,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更是“爱不释手”,听说文学大师巴金老人也非常爱听,不仅有上海的听众,江浙一带听众也慕名收听,最后辐射到全国,成千上万的听众成了“803”的粉丝。

广播剧的播出,使广大听众了解和理解了刑警,在刑警的侦破工作中,老百姓一听说是“803”刑警,非常热情,给予了刑警诸多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破案工作更加顺利,形成了良性循环;同时刑警铲除了社会毒瘤,为上海创造了更加良好安全的社会环境;另外案件的侦破,对犯罪分子也起到了震慑作用,还有广播剧对市民提高警惕如何加强防范也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总之,广播剧的播出,公安局和文广局是双赢,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收益最大的还是公安。

没想到刑警的战斗生活通过文艺

魂系“803”

张声华

没想到刑警的战斗生活通过文艺

形式的传播会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其作用是潜移默化,更是长久深远的,这给我一个启迪,公安应该努力通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和电影、电视,以及歌曲、小品等各种艺术形式来塑造各警种的模范人物,使广大民警学习模仿,使更多的群众理解民警,支持民警的工作。

我与刑警结下了不解之缘,虽已退休赋闲,当我仍魂系“803”。我会自觉关注刑案的发生、破获、动向、特点和规律;关切“803”战友的战斗和生活;关心群众对“803”的评说。愿“803”创建更多的业绩,为广播剧的精品力作提供丰富生动的素材,使它常存常青,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作者系上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刑侦专家)

十日谈

刑警们有句名言,再复杂的案子,破了总是简单的。

《刑警803》背后的故事